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鲁迅与许广平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鲁迅与许广平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5801002

10位ISBN编号：7545801008

出版时间：2009-7

出版时间：倪墨炎、 陈九英 上海书店出版社 (2009-07出版)

作者：倪墨炎，陈九英 著

页数：21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前言

从很小的时候起，对鲁迅的书和关于鲁迅的书，我都有一种阅读的癖好，哪怕并不怎么读得懂也罢。
记得是60年代末的某一天，那时我已能读懂《彷徨》并能成段地背诵《祝福》和《伤逝》了，但周围实在没有能交流此方面心得者，忽然在公共汽车上看到有人手持一本旧杂志，上面有论子君和涓生的文章，在一刹时，我直觉得热血往脑门上涌，真想动用一切手段把它弄到手。
当然后来什么也没发生，那人很快卷起杂志下车，永远消失在上海嘈杂的人群中了。
我心上空落落的，这种空落和那强烈的眼馋，永远地留在了心底。
后来鲁迅著作陆续再版了，再后来关于鲁迅的书越来越多了，我总是看到就买，买来就读，从中得到的享受和教益自是难以言表的。
但令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是，近年来，在书摊上再看到有新的鲁迅研究著作或传记、回忆之类，却并不怎么起劲了；即使拿起来翻一翻，也常抱着怀疑的眼光。
想来，是因为上过几次当的缘故吧。
鲁迅的同时代人纷纷谢世，新的可靠的回忆材料恐怕是很少有了；传记作品中，相互转抄和故意别出心裁的倾向早已抬头，让人大倒胃口；认真的批评和研究专著，每隔一两年总会出现一二种，但数量上怎么也比不过那些草率成书用以评职称或换稿费的“著作”，所以真正需要者反倒很难觅到。
现在的谈论鲁迅的文章中，有两类是我最反感的，其一是“骂派”，以年轻人居多，对当年的文人圈子和社会现状相当陌生，又对以前被耳提面命强令读乃至背鲁迅作品深怀不满，于是抓住一两句把柄，就激动地发挥开了。
其二是“捍卫派”，多以专家或后继者自居，满怀警惕，目光如炬，看到谁有损害先生的言动，或有低于原先评价的提法，就要起而战斗。
我以为，这两派都不是真正实事求是的研究者，他们除了造成一种表面的热闹外，都不可能将鲁迅研究推向前进。
所以我是很不愿意读这两类文章的。
倪墨炎先生是严肃的现代文学研究者，也是鲁迅研究专家，他的藏书之富和资料功夫之到家，在圈内人中早有公论。
这本《鲁迅与许广平》的书稿，本是他让我转交一家大报的有关编辑，看看有无可能在报上连载的。
我出于从小的癖好，拿到手就忍不住看一看，不料这就看出味道来了。
我发现这是一本既不属于“骂派”也不属于“捍卫派”的书，是经过了自己认真的研究的著作。
虽然，要系统介绍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，不可能不大量运用我们过去所熟悉的材料，但大部分材料都经他重新思索、考订和排列过，在很多地方，他都有了新的、令人信服的见解；并且，书中也确有不少新鲜的、过去人们知之甚少或根本没有引起注意的材料。
此外，对于不从事鲁迅研究的普通读者，这也是一本通俗易读而又详实可靠的书，而况又有那么多老照片(其中不少由周海婴提供，从未发表过)的配合，相信它会受到读者的欢迎。
于是，我做了一回“剪径”的事，将这部书稿拦下，在我自己编辑的《文汇读书周报》上连载了。
稿子果然很受关注，偶有停载，便有读者写信或打电话来责问；有时印错了几个字，马上会有来自不同渠道的内行的读者提出更正；连载未满三分之一，一家家出版社就找上门来，要与作者商谈出版事宜。
后经墨炎先生证实，前后共有九家出版社找过他，经再三权衡，最后决定将此书交上海书店出版社印行。
这本书是从爱情、婚姻和日常生活的角度来表现鲁迅的，这就突出了鲁迅的作为普通人的一面，使鲁迅和读者的距离大大缩短了。
过去曾将鲁迅一味抬高，仿佛他的一言一行都饱含深意，生活中的每一点小细节小玩笑，都要从事关民族和人民利益的高度考量一番，其实是将他放到了圣人的地位上。
这样一来，鲁迅人格的丰富性就被削弱和破坏了，他的许多真实的人生经历反而没法解释了。
严格地说，这是歪曲了鲁迅。
许多年轻人对鲁迅的误解，恰恰就是从这种不难发见的歪曲中产生的。

鲁迅的许多个人性的行为，他的家事，他的脾气，他的趣味，以至他的缺点和弱点，本来都不会有损于他的光辉，相反，倒能使他显得更可信，也更可爱。
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：“ 如果我们不是将鲁迅视为圣人，而只是看作一个伟大的文人，那么，许多事也就不会再是难于理解和承受的了。
”本书写出了一个和我们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的鲁迅，这不仅使我们更能理解，也使我们更加景仰他了。
书中的新意，我想读者自会去领略，此处只举两个例子，以便于管窥全豹。
作者对许广平的遗著《魔祟》，提出了与过去有些人不同的独到的理解。
《魔祟》早已公开发表，并已编人《许广平文集》，引起了一些人的研究，必然会有不同的看法。
作者不但分析了作品的内容，而且还注意到所写的环境、时间，从而得出了自己的判断。
我是很欣赏这种研究的。
另外，在关于鲁迅葬礼的描写中，作者强调了救国会在当时所起的重大作用，这就把久已为人们所遗忘的历史真相重现在世人的眼前。
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笔。
只有当鲁迅的人生和鲁迅的时代的全部细节，都能清晰无误地摊开在我们的面前时，我们才有资格放心地说一句：我们已真正了解了鲁迅。

<<鲁迅与许广平>>

内容概要

伟大从平凡中产生。
没有平凡，也就没有伟大。
伟人是伟大的，又都是平凡的。
鲁迅是伟人，又是平凡的人。
鲁迅和千千万万平凡的人一样，有自己的七情六欲，有自己的爱情、婚姻和日常的家庭生活。
鲁迅说过：”其实，战士的日常生活，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，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，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。
”　　我们试图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鲁迅。
《鲁迅与许广平》开始写于1998年，正是许广平诞辰100周年之际。
这也是对这位不平凡的女性的纪念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作者简介

倪墨炎，浙江绍兴人。
曾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。
著有《鲁迅后期思想研究》、《现代文坛偶拾》，《现代文坛散记》、《现代文坛灾祸球》等。
陈九英，浙江绍兴人。
长期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工作。
着有《鲁迅与秋瑾》、《中闲何时有鲁迅及其他》等文章。

<<鲁迅与许广平>>

书籍目录

序一 海婴序二 刘绪源小引1.“ 满天星斗 ”的教师2.第一封信3.上门探视4.支持“ 害马 ”5.醉打许广平6.通信之谜7.广平躲进鲁迅住宅8.为先生不平9.师母朱安10.许羡苏11.广平的初恋12.鲁迅被免职13.定情14.爱情有新的发展15.腊叶的故事16.胜利的喜悦17.惨案发生以后18.广平的杂文19.双双南下20.两地相思21.高长虹的闹剧22.传说23.离开厦门24.温馨的生活25.演讲台上26.为鲁迅说话27.鲁迅辞职和广平脱党28.公开宣布结合29.忘记自己30.大热天游杭州31.小别情依依34.幸福的日子35.五十得子的欣喜36.王阿花37.不愉快的时候38.再次小别39.出版《两地书》40.以沫相濡共艰危41.关于妓女42.萧红43.鲁迅病重44.天人永隔的悲痛45.万人空巷吊鲁迅46.救国会与鲁迅出殡47.力量源泉是爱情尾声后记本书参考书目

章节摘录

插图：1.“ 满天星斗 ”的教师许广平在天津“ 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”毕业后，于1922年夏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(简称女高师)。
也在这时，许寿裳出任校长，学校出现了新气象。
许广平对这所学校很满意。
由于许寿裳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是同乡又是知交，因而女高师和北大关系十分密切：许多北大教师到女高师兼课，所发讲义也和北大一样，北大每有学术讲演也允许女高师学生参加听讲。
在许广平就读的国文系，北大教师前来兼课的就有马裕藻、周树人(鲁迅)、周作人、钱玄同、沈尹默、沈兼士、沈士远等。
许广平是1923年读二年级时，才读到鲁迅授讲的《中国小说史》这门课的。
开学第一天，对于这位写小说的赫赫有名的新先生，学生们都怀着“ 研究 ”的好奇心。
上课的钟声还没收住余音，同学们还没坐定，在嘈杂声中突然一个黑影一闪，个子不高的新先生已走上了讲台。
坐在第一排的许广平，首先引起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平头的头发，粗而且硬，笔挺地竖立着，真当得“ 怒发冲冠 ”的一个“ 冲 ”字。
她一向以为这成语有点夸大，看到这头发，也就恍然大悟了。
那褪色的暗绿夹袍，褪色的黑马褂，差不多成了同样的颜色。
手弯上、裤子上、夹袍内外的许多补钉，炫耀着异样的光彩，好似特制的花纹。
皮鞋四周也满是补钉。
讲台短，黑板长，他讲课写字时常在讲台上跳上跳下，那些补钉就一闪一闪，像黑夜中的满天星斗，熠熠耀眼。
小姐们哗笑了：“ 怪物，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！
”然而，当他以浓重的浙江绍兴口音的“ 蓝青官话 ”，开始讲课以后，整个教室却肃静无声了。
从前不知道的知识，经他娓娓道来，把大家紧紧地吸引住了。
而他常常在讲义外，讲一些例子，而在关键之处，他又喜欢幽默地画龙点睛似地一点，引发全教室一片笑声。
正听得入神，下课的钟声响了。
同学们都感到这一堂课的时间特别短。
还来不及包围着请教，新先生已不见人影了，像刚才的一闪而进那样又一闪而去了。
“ 许久许久，同学们醒过来了，那是初春的和风，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，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暖气。
不约而同的大家吐一口气回转过来了 ”。
多少年后，许广平无法忘记那第一堂课。
据鲁迅日记，这一天是1923年10月13日。
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》课，得到同学的一致好评。
1923年12月26日，鲁迅应女高师文艺会之邀，作了《娜拉走后怎样》的讲演，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震动。
娜拉走后怎样？
成了学生们课余热烈争论的问题。
这篇演讲中有不少警句，如：“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。
”如：“ 中国太难改变了，即使搬动一张桌子，改装一个火炉，几乎也要血；而且即使有了血，也未必一定能搬动，能改装。
”对这些警句，许后来，鲁迅又在该校开一门文艺理论课，以他正在翻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文艺论著《苦闷的象征》为教材。
他一章一章地译出，就一章一章地授课。
这门课的知识面比((中国小说史》更广，也很受学生欢迎。

鲁迅在女高师上课，由于教室局促，不像在北大上课时有很多旁听生，但每堂课都座无虚席。
鲁迅上课，无论在北大还是在女高师，都从不点名，因为不会有学生缺席。
鲁迅就是这样一位在学生中有很高威望而又为学生爱戴的教师。
当时也是女高师学生、后来成了女作家的陆晶清回忆说，对鲁迅有过这样一个认识过程：未受教前很仰慕，很想看看他是怎样一个人；初受教时，十分敬重，但有畏惧。
看到他那严峻的面孔就有些怕。
有时他讲了幽默话引得我们笑了，可是当他的脸一沉嘴一闭，我们的笑声就戛然而止。
后来，逐渐察觉他并不“怪僻可怕”，才消除畏惧，不仅敢于和他亲近，还敢于对他“淘气”，乃至“放肆”。
几乎每个学生对鲁迅都有这样的亲近过程。
1924年8月间，鲁迅想趁新旧校长更换之际，聘请的期限又正好满期，曾向学校提出辞职，可学生决不答应。
据许广平回忆：“一致爱护的鲁迅先生，在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。
也曾经有过一次辞职的事，大家一个也不缺的，挤到教务处，包围他，使得他团团地转，满都是人的城墙，肉身做的堡垒。
这城堡不是预备做来攻击他，正相反，是卫护他的铁壁铜墙。
”直到鲁迅答应不辞职，学生们才散去。
在这群学生中，许广平是敢于“淘气”和“放肆”的一个。
她坐在第一排，好提问题，有时竟打断先生的话。
但鲁迅认为她聪明，肯动脑子，有才气，颇有好感。
……2.第一封信听了鲁迅的一年多的课，1925年3月，许广平很想给平时严肃而又亲切、熟悉而毕竟又陌生的鲁迅先生写信。
学校里有些动荡，加上再一年她要毕业了。
她有一些问题和苦闷，希望能得到老师的指点。
这事她与同学林卓凤说了，林君为她壮胆，很赞成她写信。
这第一封信她终于在3月11日写成。
先给林卓凤看，又作了修改。
她用蘸水钢笔、黑色墨水、厚实信笺、直行书写认真地誊抄一遍，并郑重其事地设法在当天送到了鲁迅手里。
她在信的开头这样写道：“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，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，是每星期翘盼着希有的，每星期三十多点钟中一点钟小说史听讲的，是当你授课时坐在头一排的座位，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，在听讲时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。
他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，这时许是按抑不住了吧，所以向先生陈诉。
”信送出后，许广平很有点忐忑不安。
26岁的她，平时晚上倒床就睡着了，这夜她辗转反侧思量着自己的信。
对于学校里的种种现象，她认为是教育的失败，是青年的倒退。
她写道：“先生！
你放下书包，洁身远引的时候，是可以‘立地成佛’的了！
然而，先生！
你在仰首吸那卷着一丝丝醉人的黄叶，喷出一缕缕香雾迷漫时，先生，你也垂怜、注意、想及有在虽盆中展转待拔的么？
”她“希望先生收录他作个无时地界限的指南诱导的！
先生，你可允许他”？
对于这些责问和要求，先生或许不会恼怒，但他很忙，他会允许收下这么一个“无时地界限”的随时加以诱导的学生么？
她还认为，“苦闷之果是最难尝的”，不像嚼苦果、饮苦茶还有一点回味。
信中她竟提出：“先生，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分？

有糖‘分是否即绝对不苦？
”对这样的问题，先生是否会一笑了之，不予回答。
……不意3月13日一早许广平收到了鲁迅的复信。
剧烈的心跳中展开信笺，“广平兄”三字赫然在目。
开玩笑，她的绷紧的心弦一下就松弛了。
鲁迅的信写得很长，谈了学风，谈了女师大校中的事，又着重谈了他的处世方法。
关于“加糖”的问题，鲁迅也写到了：“苦茶加‘糖’，其苦之量如故，只是聊胜于无‘糖’，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，我不知道在哪里，只好交白卷了。
”先生写得这么平易近人，她的忐忑不安全消。
一看信末所署日期，和她发信是同一天：鲁迅是接到信后就连夜写这封长信的。
她深为感动。
感动之余，许广平立即写第二封信。
首先她要问的是“广平兄”三字的含义。
她写道：“先生吾师，原谅我太愚小了！
我值得而且敢配当‘兄’吗？
不！
不！
……绝无此勇气而且更无此斗胆当吾师先生的‘兄’的。
先生之意何居？
”这里似乎隐约可见这位年轻大学生的受宠若惊的惶恐，但她仍然写了一封很长的信，对教育现状、学校情形和人生道路提出种种看法和疑问。
鲁迅仍然很快就复了信，对她提出的种种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，但信的开头却是对于“广平兄”称呼的解答。
他说：“旧日或近来所认识的朋友，旧同学而至今还在来往的，直接听讲的学生，写信的时候我都称‘兄’。
其余较为生疏、较需客气的，就称先生，老爷，太太，少爷，小姐，大人……之类。
”鲁迅说过：他们的《两地书》中“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，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”。
但他们在开始时，就是那么的不生疏，那么的不需客气，那么的无间。

后记

还在1991年的下半年，我写过一篇《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生活》，发表在上海的《上海滩》杂志上，不料受到意外的欢迎，竟有十几家报刊全文或摘要转载。
南方一家妇女杂志的编者托文汇报《笔会》的老编辑余仙藻先生来与我联系，希望我为他们再写几篇这类文章，并许以极高的稿酬。
这篇文章其实我并没有用心的写，不少内容是转述许广平的回忆而成。
记得上海的《报刊文摘》在摘要转载时，前面有几句摘者的话，其中说到“这里有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容”。
这使我恍然大悟：我们过去在介绍鲁迅时，谈他的“斗争性”多，好像鲁迅在整天拍桌打凳地骂人，而他的作为儿子、丈夫、父亲的“甘为孺子牛”的一面，却谈得很少。
其实，鲁迅是伟人，同时也是平凡的人，他同样有七情六欲，喜怒哀乐。
从那时起，我开始思考，怎样再有机会写写鲁迅的家庭、爱情、婚姻的生活。
我以为，以连载文字的形式来写，或许可以写得真实、生动，有可读性，能更为广大读者所接受。
我虽然这样酝酿，但迟迟没有动笔。
直到1998年，我才从繁杂的事务中摆脱出来，于是想动手写我所设想的连载文字。
这年10月，我有机会和文汇读书周报副主编刘绪源先生一起出差去西安。
出差途中，我与老刘谈起我的设想，他极为鼓励。
他还开玩笑说：是否打算写成鸳鸯蝴蝶派的文字？
我说：我打算严肃地写，写得既有可读性，又有学术性，必须言必有据，而不采用小说家的虚构、想像和编戏剧性故事，真实地写也会有吸引力的。
我托他能否探探文汇报的有关编者，是否会有连载的兴趣？
他答应帮我去游说。
从西安回到上海后，我开始写《鲁迅与许广平))，到1999年3月间，断断续续写了15节。
但我不再写下去了。
因为哪一家报纸连载，既关系到内容安排，也关系到每节的字数。
如日报和晚报，每节的字数要求不同，内容的要求也会相异。
6月底的一天，我和绪源兄相会在一位朋友请客的饭店里。
他让我把已写好的几节交给他，他再去给文汇报社负责连载文字的编辑看看。
7月2日，我把已写好的15节给他。
他于7月6日在电话中告诉我：“你的连载稿子看过了。
是否就在我们周报发表？
”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。
我深知文汇读书周报的发行对象是知识分子，多数读者是关心读书界信息和文史知识爱好者。
已经送去的15节，老刘说不要改了。
以后绪源兄一再关照：要有新材料，要有新见解，既要使一般读者读得下去，又要使圈子里的人感到有新意。
他所说的“圈子里的人”就是指熟悉现代文学的人。
他自己是中国现代文学专家，十分熟悉鲁迅、周作人的著作，也了解很多现代文坛掌故，许多地方他就随手作了很好的修改。
有好几节的内容，我是在电话里和他商讨而定的。
因而本书中融入了他大量的智慧。
在最后一节发表以后，他告诉我，听到一些反映，总的说来是好的，有的内行也说有点新的东西。
他说话时的语调，好像松了一口气。
我深深体会到他把拙文的发表完全当作了自己的事情。
在拙文发表的过程中，我也直接或间接地不断听到褚钰泉兄、何倩兄的意见和鼓励。
我感受到他们的关爱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《鲁迅与许广平》在开笔之初，我和陈九英女士就对自己提出了“学术性与通俗性相结合和严肃性与趣味性相结合”的努力方向。
学术性也就是科学性。
我们尊重历史事实，注意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。
力争所写的每件事有来历，每句话话有根据。
我们发现相当数聩的回忆录是虚构的，是不真实的，不少史料性文章是以道听途说为支撑而经不起推敲的。
但我们对错的假的说法不行文驳辨，只从正面叙述我们认为真实的事情和正确的看法。
——本书作者　倪墨炎

编辑推荐

《鲁迅与许广平》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。
对鲁迅与许广平爱情的研究，对研究鲁、许的叛逆性格，研究他们当年的思想，文字、革命命活动，研究他们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恋爱观，都是很有意义的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